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七

宋 林駟 撰

史院

有編史之名有編史之官有編史之所此三者不可不
論也且三代國史之名其來尚矣至漢有所謂高祖傳

孝文傳漢著記

前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高祖大臣述古語詔策孝文傳十一篇文帝詔策漢

著記百十卷師古曰若今起居注

有所謂楚漢春秋

陸賈作楚漢春秋

禁中女

史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宗室屬籍

漢表三王世家宗正者主諸劉屬籍

迨唐始加

詳馬玉牒始著於李衡

續通典開成二年修玉牒官李衡奏命名勅有以皇后玉牒為

名會要始著於蘇冕

唐德宗貞元間蘇冕始為唐會要四十卷崔鉉又續四十卷

日

歷始詳於韋執誼

唐貞元初韋執誼奏修撰私家紀錄非是

令各撰日歷館中詳定從之

此日歷所從起

實錄雜著於長孫無忌

吳兢諸人之手

長孫無忌作太

宗實錄四十卷知幾作高宗實錄三十卷

而又國史有書

舊唐書

政要有書

唐太宗政要

時政有記

姚璹請立

國朝以來因唐玉牒會要

日歷實錄之外駁定是非

列為志傳者國史也搜求事

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也

天聖五年王曾言欲採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

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纂集盛美有聖政焉編摩典

章有寶訓焉曰政要

富弼修三朝政要

曰帝學

范祖禹編仁宗訓典帝學

曰

太平故事

元祐二年龔夬言仁宗朝命近臣脩三朝故事乞續

曰中興要略

高宗有中

興要略

至是其書始備矣三代太史之官其傳遠矣

通典夏有

終古商有高勢周則有禮太史皆太史也

至漢世有太史公以掌筆削

太史公司

馬有中丞以收圖書

漢表御史有兩丞收蘭臺圖籍

有宗正以掌屬籍

見上迨唐復加盛焉以宰相而監國史則為監脩之官

唐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如房玄齡嘗為之

以史館而撰國史則為脩撰之

官

唐初令狐德棻請脩近史遂命脩撰名始於此唐史館脩撰四人掌脩國史

國朝以來因

唐監脩脩撰之外乾興命宰相馮拯提舉

乾興元年命司徒監脩國

史馮拯專領提舉監脩

淳化以董元亨為史館檢討則又有檢討

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董元亨並為史館檢討

大抵提舉監修惟提

大綱檢討惟事搜閱所以專史職者脩撰而已

聖朝職畧宰相

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脩撰實專史職

至是其官始詳矣成周志書

皆藏外府

周禮本官注

至漢有殿中蘭臺之藏

漢表御史丞在殿中蘭臺

掌圖書

金匱石室之貯

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名山大川之

所遷作史記副
本藏之名山迨唐則加重焉著作有局所以編史也

唐初著作郎掌脩國史及
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四庫有號所以藏史也唐有

國史命校書郎刪正之
國朝以來因唐著作局之外新寺建殿三

班設局宗正置寺此則為玉牒之所
祥符八年建玉牒殿于新寺至熙寧

三年玉牒於三班院置局後徙編脩院自元豐官制行
分隸宗正寺官六年詔宗正寺脩玉牒照用日歷所文

宗中興門下置院
檢討無常員掌修日歷舊於門下省

置編脩院修纂
宣徽有藏國朝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
日歷四朝志為之掌修日歷及典司圖籍

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
秩書立局元豐官制行歸秘書
宣徽北院之東以藏之有國史案以著作佐

郎修纂
日歷

此則為日歷之所其餘國史等書或編於史院

或修於史館蓋不一所至是編書之所益重矣噫此特其制爾至編史之意其可不論歟自漢以來有述作無法之患自唐以來有更易不定之弊國朝元祐以前有疎略未備之失元祐以後有誣謗不實之過請論之司馬遷紬石室之書紀數千年之事此漢之正史也然項羽以奸猾之雄假竊名號而帝紀反列之惠帝承正統之傳在位有年而帝紀反削之遷之所紀是耶非耶正帝

紀詳見
史記

孟堅觀東觀之書述二百年之事亦漢之正史

也然劉歆諛莽之恥名教罪人而本傳闕而不書

劉歆奉符

命於王莽傳不言之

黃霸潁川之政吏治冠冕而循吏則去而不

傳

本傳

固之所傳公耶私耶此述作無法之患是也唐

自太宗欲觀史而史不得行其直

褚遂良傳見起居注載

自房玄

齡監修國史而史又不得以行其直

本傳

敬宗曲筆變

亂名實

許敬宗傳

張說祈改竄易是非

張說祈改魏元忠之事吳兢不肯本傳

獨韓昌黎一代儒宗道醇氣勁所作順宗實錄粗伸其

意而紛紛之議至後世猶不已宣宗追恨至於竄易無全篇而後止文公天刑人禍之言豈非有為而言歟

本

傳此更易不定之弊是也國朝以來其史又何如哉自

今觀之自建隆元年至開寶八年耳目所接未遠也而

史臣逼於權勢多所回避實錄所載頗有脫略至命李

沆等脩之為卷五十而太祖之實錄始詳

長編淳化五年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畧可集史

官重撰蘇易簡對曰近代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異怯逼於權勢多所回避甚非直筆會要咸平二年六月監修國史李沆上太祖實錄曰前實錄僭主偽臣頗全事

迹今之所紀坦然明白其實錄五十卷并
事目二卷謹與舊本同進帝覽之稱善
自慶歷四年

至熙寧三年歲月相距未久也而史臣並欲成書會要
所載尚有遺事至命王珪等修之為卷三百而仁宗之

會要始備

熙寧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言伏見國朝
會要凡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事然止

修至慶歷三年其後事迹恐歲久浸成淪墜又當時並
欲成書及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多史
文恐不足行遠欲乞差官下史院自慶歷四年以後續
修至熙寧三年庶成一代之典詔可會要又元豐三年
九月宰相王珪上國朝會要三百卷仁宗時修會要自
建隆止慶歷四年一百五十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
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
舊增損成二十卷長編
甚者君臣獻替不著話言況

餘論乎

至道三年錢若水言太平興國八年已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言淳化五年已前親決萬機不

聞於策府許臣等披訪

親決萬機不聞策府況他務乎見上

元昊

稱臣頗關國體而皆不書之況軍國諸事乎

嘉祐四年修撰歐陽

修言切見元昊自初僭教至稱臣始終事節皆不曾書其於他事又可知

此其疎略未備之

失然也神宗實錄之修聖謨可覆也蔡卞何人哉尊私

史而壓宗廟薄神考而厚安石至陳瓘尊堯之集出而

誣謗之迹彰

建中靖國曾布奏請以王安石付史館蔡卞修神宗實錄陳瓘極論之遂作尊堯集

其序云昔紹聖史臣蔡卞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宗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

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卞云云
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曰尊堯集

哲宗國史之成典

章具在蔡京何人哉以私憤而搖公道謗宣仁而貶司

馬至范冲辨誣之書成而誣謗之罪著

高宗紹興四年
謂宰臣朱勝非

曰神宗哲宗實錄事多失實范祖禹有子名冲者令兼
史事勝非奏曰神考史緣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
卞蔡京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刪修天下幸甚已而范
冲辭免勝非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實錄而其父
祖禹當元祐間任諫官復坐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
祖禹之手今令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者不無刪改恐
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
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冲遂修神宗實錄乞別為
考異書明去取之意重修哲宗實錄考其此有誣謗失
議論多誣請別為一書以辨誣為名從之

實之過然也今鴻藻麗筆刊定蘭臺述作公矣瑤編金
軸緘藏秘閣紀錄定矣固無漢唐之患有如更化以來
會要之書肇於嘉泰迄於嘉定典章憲度之彰明本末
源流之炳煥至刪集之大則在於戮權臣之竊政此又
無遺事也玉牒之書前乎開禧後乎慶元金枝玉葉之
繩繩豐功偉績之浩浩至編次之要則在於辨宗臣之
被誣此又無失實也是書也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
以垂子孫奕世之休豈不偉歟豈不偉歟

館閣

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此非杜甫秘監之詩乎

杜甫贈李

邕秘書監詩曰惜昔李公存詩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義苑手秘寶文堂耳

驚霆此非韓愈校書之詩乎

韓詩贈張徹濡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秘寶

文堂耳驚霆

嗟夫東壁騰輝

晉天文志東壁二星下應圖書秘府

太乙秉藜

拾遺

記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扶藜杖出火丹以照向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上帝聞卯金

之人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天所應也蓬萊仙境

漢崇東觀禮儀時瀛人羨為蓬萊島仙

洲清選

唐太宗開弘文館召十人學士號為登瀛洲

人所羨也使居是選者

非如杜韓二公之所稱贊寧不忝厥職耶自漢有石渠

石室延閣廣內貯之外府蘭臺秘書麒麟天祿藏之內

禁此杜佑之說也

通典漢武時圖籍志在石渠延閣廣內秘府之室謂之秘書又有御史中

丞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閣藏之於內禁

然考之三輔故事石渠之閣在

未央殿北以藏秘書

施仇傳注

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而七

略亦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

之府則延閣廣內亦禁中之藏矣故天祿為大夫校書

之所

劉向遷光祿大夫領校五經秘書劉歆哀帝為侍中大夫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業揚雄為大夫

校書天祿閣

石渠為諸儒講經之地

孝宣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

蘭臺石

室則在殿中為史官著述之居

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

至後漢

圖書秘記入於東觀亦如西都之所藏

後漢圖書在東觀通典餘見上

則漢之圖書皆藏於內也夫內禁密勿秘殿森嚴使諸

儒出入其中議論商確漢之意亦厚矣夫何揚雄校讎

忍為劇秦

楊雄作劇秦美新

劉歆集議甘心事莽

劉歆集七藝嘗奉符書於

莽王求如劉宗老乃心王室者有幾人哉

本傳

噫西都猶

爾况東都乎自晉人置秘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

書而秘書之府始居於外

通典晉惠帝永平置秘書監屬官并統著作郎又東晉置

秘書監掌三閣圖書自是秘書之府始居於外

自隋人寫秘閣之書分為三品

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而秘閣之書始藏於外

隋志云云

唐之藏書尤非一所曰宏文館置於門下省曰崇文館

置於東宮

唐志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宏文

因漢蘭臺而以秘

書省為蘭臺因漢麒麟閣又改秘書省為麟臺

唐六典初漢御

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至唐以秘書省為蘭臺漢西京未央宮中有麒麟閣亦藏秘書即楊雄校書

之所也至唐改秘書為麟臺

此於在外藏之至開元之五年於乾元

殿東廊寫四庫書以充內庫十三年置集賢書院由是

書籍充溢無所不備秘書所有不及其半此於在內藏

之

韓文唐以秘府為外且遠更聚書集賢殿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宰相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

達官也校理則天下名士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秘書所有不及其半又見本朝太宗朝李至上言又藝文志

則唐之圖書分藏於內外也夫史館之籍許通禁中學

士之選號登瀛洲唐之意尤厚矣夫何敬宗脩史第成

門戶

許敬宗貞觀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官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

欽明談經

甘舞八風

祝欽明為八風舞五經掃地餘見本傳

求如蔣義劉知幾等史

學優長者有幾人哉

本傳

噫唐且然爾况晉隋乎君子

厭論也國朝奎星應治文風振古凡所居之府所藏之

書所職之官皆煥然一新矣舊館湫隘繞蔽風雨太宗

別建三館

昭文館史館集賢院

輪奐壯麗賜崇文以為名啓便門

而備率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南

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

而猶未也

長編云梁氏都汴貞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繞蔽風雨周

廬微道環於其側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別

建三館輪奐壯麗甲于內庭二月甲辰朔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啓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分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至端拱則建秘閣

西朝國史志端拱初建秘閣擇三館書籍真本并古

畫墨迹以藏之

景德則廣西庫

長編景德三年上謂輔臣曰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乃詔分

其藏西庫地以廣秘閣

祥符則設六閣

真宗祥符間分六閣經典閣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子

書閣一萬三百六十三卷文集閣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圖書閣一千四百二十一軸

而所居之府侈矣舊館所藏書僅萬餘卷

長編太宗太平興國三年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收其圖籍

篇帙未備至平蜀得書

一萬三千卷平江南得書三萬餘卷

訓鑒國初止萬二千卷吳蜀平所獲

滋多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三萬餘卷今廣內冊府通五萬六千二百卷其盛如此復得朱載

之徒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爾而猶未也

長編乾德四年詔求

亡書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榦學究朱載皆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諸府祥符經典

閣為卷三千七百六十二子書閣為卷萬三百六十三

文集閣為卷八千三十一天文閣有二千五百六十四

卷圖書閣有一千四百二十一軸景祐以來復詔求亡

書益州進士至進四百卷而秘閣之書至是充棟

嘉祐中下

詔求亡書獻書四百篇者授以官爵二百卷以下者賜以金帛益州進士郭友宜進四百卷所藏之

書富矣太宗以柴成務宋鎬直史館而館職之官尚未

備也

會要太平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柴成務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監察御史宋鎬為右拾遺直史館

至淳化命呂祐之直昭文和嶸直集賢趙隣幾直史館

杜鎬直秘閣而編校之官尚未置也

長編淳化二年以起居舍人直史館

呂祐之等分置昭文館太子中允和嶸直集賢院趙隣幾直史館杜鎬知秘閣先是但有直文館於是始備三

館之職至嘉祐以蔡抗陳襄充秘閣校理陳繹充館閣校

勘而三等之官備矣

長編嘉祐四年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秘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

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院秘閣書編定之館職三等見蔡官制

官制之行併

三館之職而歸秘書省

職源元豐王明以崇文院為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

歸秘書省屬有五著作郎著作佐郎秘書校書正字元祐復置館職已而隨官資除授或領內外職任不必專

在館中紹聖初罷之宣和初定為罷直館直院之名而十八員建炎三年罷紹興元年復

存直秘閣

石林燕語國朝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官制行廢崇文院為秘事監

建秘閣於中自少監至正字列為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獨存直秘閣於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特以為恩數然直秘閣之名但為貼職自少監至正字列為職而已

事官元祐復之紹聖罷之宣和又復之中興以來罷於

建炎復於紹興至今相仍也

並見上

噫此特論所居之

館所藏之書所職之員而已而所任之人又何如哉年

方十餘清節自許何幼悟有得也

楊億應童子賦詩曰
原秉清忠節終身立

聖朝令居館
閣時年十一

年至七十篤學不已何耆老不衰也

咸平五年

以職方員外郎分司西京樂史直史館年七十餘於是
奉留司表入賀上召見嘉其筋力不衰且篤學好著書

故授以舊職悉取所著書藏秘府史
與其子黃自俱直史館時人榮之

居館九年處之自

如何恬退也

曾鞏為史館編校凡
積九年處之自如

在館十年不少干澤

何堅操也

王存為著作史館等
官十年不少干恩澤

司馬光文章學術當代

尊仰自直講為校勘當也張橫渠道德仁義關中師表

特薦而為崇文校書宜也並名臣事實景仁之遷直閣龐公

薦之以不汲汲於進取爾范景仁器之之充館職溫公薦

之以不交通當路爾劉器之已上並見本朝名臣事實噫使漢唐數子

知之得無愧容乎雖然有由也錫之宴會以歡其心淳化

秘閣成秘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秘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使與近臣

就觀置宴閣下直秘閣官寵之犀帶以華其躬端拱中王禹偁

皆擢用為直史館賜緋舊止賜塗金帶特擇犀帶寵之

長所以示眷愛之恩親製御詩以美其事親書秘閣以

榮其居

並見上注

所以示褒嘉之意此上之眷遇為如何處

以子弟魯宗道力拒之恐膏粱之習而溷清華之選

天聖

六年執政多任子於館職讀書魯宗道曰館校以道書

范淳甫深闢之恐異端之說而玷六經之書

哲宗朝王欽若等乞

差道士陳景元校黃老道書范祖禹上疏為損朝廷之體

此下之愛惜為如何噫紬

經繹史砥名厲行孰非正人哉夫何王安石當國喜用

少進主行新法遂不由召試直除館職由是闖茸躁進

之士得以濫廁儒流而儲材之地遂輕矣

蔡官制熙寧中王安石當

國喜用新進少年主行新法遂不由名試直除館職至由是闕茸輕進之士得以濫進儒館時亦不知貴

蔡京竊政九等職名增立不已弊濫愈甚由是俗冗乳臭

之夫叨竊閣名而養賢之職掃地矣

崇寧而後增立九等職名為賞功之

格自是俗冗不學之徒以嬰兒孺子或胥吏之後叨竊館閣之名孰為史哉元豐更官制以著作秘書郎為一等其次佐郎校書郎又其次以正字待未陞朝官及選人皆取名士無復召試矣至崇寧後多處恩倖至於伎術之子戎狄之裔皆預此除豈止闕茸不學之徒耶由是儒館養賢之名掃地矣蔡官制噫蔡京不足責王荊公初年力辭館職之命蓋以此選為重也言

行錄 至後復請嚴召試之法意猶以此選不濫用也

熙寧

二年王安石論伏見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實政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政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材美可以為公卿者召試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議論者或召至中書或召禁中令奏利害夫何末路倒戈終始二節召是非則人之賢不肖審矣

試美意去而不用君子蓋深惜之噫可勝嘆哉

監司

周命獬人循省四方漢遣掾史分別諸郡良法也自武

帝始置刺史職卑權重尚得察舉之體至成帝易為州牧職重權專流為藩鎮之弊迨國朝增置監司帥臣而下亦許糾劾有元封之得而無綏和之失此古今按察之大略也自古封建之法行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狩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稍多五載巡狩既不能行故置擇人之屬以達上下使無壅蔽秦人郡縣之後周制始壞秦置監御史掌監郡漢興蕭相國獨知此意故遣掾史行部郡國之治悉達于公府關絡脉理一統于

上

漢紀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

亦周人之遺意也自武帝

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每以秋分行部

見上注

以詔書

六條察舉郡國雖相府郡縣其意稍間然以六百石之

微而察二千石之尊其職卑其權重職卑使其人自奮

權重使其志得行豈非一代之美意乎

漢官表上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部刺史掌奉詔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

綏和以來不遵古制始更部刺史

為州牧

同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州牧二千石

始也官下縣令今位次九

卿矣

大縣萬戶以上千石始也職六百石今職二千石矣

其職既重其權安得而不專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

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尉各令詣郡

本傳博行部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

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令丞尉職卑皆黃綬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

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

本傳武為刺史所舉

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

是皆未更州牧之初也然博

之得大體猶其本心武則有所畏而為之耳何以言之

武以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故欲罷刺史而置州牧

博傳武言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請罷刺史更置州牧

博以職卑賞厚勸功樂進

故欲罷州牧而置刺史

博言職卑而賞厚咸勸功
樂進故罷州牧置刺史

即今

日之所言觀前日之所為可知其心矣噫孰知更牧之

後而為異日無窮之禍歟東都以來其制復變始州牧

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寔然後退黜及

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則嘗

一變矣

通典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
先下三公遣吏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

察不復委三府故
舉歸下之刺史

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免其後乃

與賦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矣

通典漢制刺史以六條
一條強宗豪田宅踰制

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六條二千石違公損下又漢官制劉昭曰晉武帝詔曰上古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御史皆總綱紀而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漢末四海分崩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其始傳車周行後乃更

為重鎮據有州郡則又一變矣

通典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有定處

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課殿最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各欲據有州郡州牧之任自此重矣愈變愈重至於東都之末方鎮之形方成而劉

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

通鑑靈紀中平五年劉焉建議刺史無職任宜收牧伯朝廷從

之以焉為益州牧劉度為幽州牧

是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曹

操首亂而爭雄

東漢本傳皆以州牧起兵討卓拜紹為勃海太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以紹為

盟蘇峻桓溫效尤而跋扈

晉書本傳

自晉至陳禪代之際多

由於此至唐之興不鑒前轍以河北隴右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位崇重復不少抑豈所

謂五大不在邊之說乎

見地理志兵志都督畧與十六衛將軍同品在六尚書之上與

左右僕射為一流

自是郡守日輕方鎮日重齊映為觀察以刺

史不如制而見遽至謫為別駕

唐令狐峴為古州刺史見江州觀察使齊映不

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謫為別駕按唐刺史乃太守之任非漢部刺史也

劉晏為觀察自刺

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

代宗使劉晏為觀察故所部善惡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

奏其重何如耶甚至諸道帥臣皆兼觀察之權江南觀

察使即宣帥為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為之竊柄

擅權無有糾其非者則養成藩鎮之禍又何言哉

劉器之云

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為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

為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此元城先生所以嘆刺史為良法州牧為

墮制也

劉器之云漢刺史部十三州職緣六百石爾漢制萬戶以上縣令職千石今刺史之職乃在千

石縣令下其職卑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問事一條謂強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職卑則其

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綏和五年更名牧秩二十石其法廢矣我朝監司始

則有轉運使副轉運判官後則有提點刑獄武臣提刑

又其後則有提舉茶鹽提舉常平此三者不可不論也

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紹興以

來使副運判詔不雙除乾德以後僭偽畧平始置轉運使以總利權開寶六年除徐澤

為判官具轉運之名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以上則為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馬紹興以來詔使副

運判不雙除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

聖六年罷之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之後

而提刑之職遂不廢乾道以來武臣提刑罷而不差

淳化

三年遣官往諸路提點刑獄尋省之景德四年復置天聖六年罷八年復置嘉祐中有武臣提刑議者謂武臣不可為監司罷之治平元年罷提刑委轉運司熙寧二年文武提刑並罷十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宣和初詔江西嶺東增置武臣提刑建炎元年以盜賊摧差一次孝宗乾道武臣提刑罷提舉常平置於

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罷紹興以來常平茶鹽併為

一司

熙寧二年差官提舉常平元祐初罷紹聖九年復置政和元年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既而諸路

皆置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歸提刑司二年復置三年復詔提刑兼紹興三年復置四年罷委漕臣五年詔提

舉常平併然究其始而觀之國初實無監司之目始雖入茶鹽司

除轉運特因軍興專主糧餉王師既班其職旋罷如平

澤潞則命高防充北路轉運使用師湖南則命沈義倫

充京西水陸轉運使是也

增釋國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止因軍興專

主糧餉至班師即停罷如太祖時平澤潞則命戶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用師湖南則

命判官滕白充南面給事中沈義倫充京西水陸轉運使是也太宗時如劉保勲為河東城西四面轉運使樂

冲為太原管內水陸轉運使或謂路或謂道或曰知或曰同知或為幹當此為用武責以餽運之職也迨

僭偽畧平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始置

諸道轉運以總利權然但司財計而按察未任爾

職畧藝祖

開基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後僭偽畧平始置諸道轉運以總利權自太平

興國中高保寅請罷支郡以損方面而轉運始加按察

之任

始轉運一司隸州縣與夫廢置皆在一時初無定制所主掌者軍需糧餉而已自高保寅知懷光州

隸河陽時趙普為河陽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相制保寅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會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餘弱枝之術也時太平興國二年也遂詔諸州隸藩鎮今直屬京師郡長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獄金穀按察之任皆委於

自慶厯間歐陽公請遣使者以察官吏

轉運使增釋

而轉運始帶按察之職

慶曆三年詔諸路轉運使並帶按察使每歲考官吏能否先是

歐陽脩請遣使按察官吏賈昌朝言轉運以按官吏故令兼領之六年復罷按察之銜實錄

然當時

按察之官尚未衆也監郡之責亦委倅貳東坡所謂若

問君王覓符竹恐無螃蟹有監州蓋借錢昆之言以自

詠其事蓋可見矣

國朝懲藩鎮之弊設通判以貳州事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

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之下詔戒厲使與長吏協和有錢昆者餘杭人嗜蟹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至今以為口實故東坡詩曰若問君王覓符竹恐無螃蟹有監州蓋指此

故金穀之任漕司主之

見前注

刑獄之事漕司尋

之太宗淳化二年五月詔轉運使司命常參官一人糾察州郡刑獄四年十月詔刑獄司宜省委轉運司振

舉之以此知轉運司至提刑提舉之官既出而漕司之摠刑獄之事也增釋

事分而倖貳之權輕矣此其更置之由也噫漢以二千

石而為牧祿秩太優人無奮職我朝以郎曹出使而得

効宰執侍從之臣漢制不及也唐以帥臣而兼觀察無由

糾舉人多廢職我朝以名藩具狀而亦書姓名於監司

之前唐制不及也

至道元年八月荆湖轉運使何士宗請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

公事只書通判以下姓名太宗謂宰相等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郡即轉運使所部係州府不係品位此

朝廷典憲不可不特此爾奏事稱旨特賜金紫馮亮將輕改餘見上注

漕有勞榮錫錦袍

景祐間河北陝西三路漕臣有勞錫方騰練鵲錦袍

華其躬也

覆正死罪即遷員郎

杜衍為提刑覆正死罪遷刑部員外郎官

索治寃獄課

命遷官

成正忠為提刑治寃獄課在第二等遷遷官

榮其職也當時任職者

當何如哉有訪西蜀利害者

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上諭稹曰蜀去朝廷遠而有

可更置者上之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一日章數上長編

有罷江南橫賦者

大中七年

陳靖為江南轉運使自李氏橫賦於民者凡十七事靖請罷之

有除陝路之害者

薛頌為陝

路轉運使除夔州陝西防州等四路脩成浮橋溉田煉礬之害事畧

有救東國之民者朝

國史哲宗念東國困於役竄吳居厚復以解于噫三虎
仇為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曰仇為福星救之耳

楊紘猶使貪吏解去況不為三虎乎

富弼薦楊紘為江東轉運使紘常言

不法之人不可貸肆貪饕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
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然竟坐刻苛下

遷慶厯中漕司楊紘王綽
提刑王鼎號江東三虎

四瞪宗旦尚能叱咤蠻儂況

不為四瞪乎

仁宗朝儂智高執孔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乃大罵遂被害宗旦始官京東與李

道徐尚同等四人為監司人惡之號為四瞪

此皆激昂勉勵之有權耳然嘗

觀歐公包公之言而有疑焉官吏為患察以利民此歐

公之論也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言今按察者所奏未能舉行沮壞者一言便加輕信皆由朝

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體量部吏頗傷煩以利民委任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

碎此包公之論也

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魚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

官吏頗傷煩碎此蓋苟圖振舉以希進用

二公之言果孰從乎曰圖振舉之

名而為煩苛之政者非也借寬厚之說以為容庇之私者尤非也用捨升黜公而不私則二公之言皆可用耳愚復奚言

郡守

漢之兵財在於郡守故郡守得以伸其權唐之兵財不

在刺史故刺史無以行其志國朝分藩鎮之權付郡守而兵財為有餘熙寧收郡守之權歸朝廷而兵財為不足此古今郡守輕重得失之由也夫漢內郡甲卒掌於

郡尉

漢官表郡尉秦官佐守典武職甲卒

邊郡兵官屬於長史

漢官邊郡有長史掌

兵馬職六百石

守若無與於兵然都試之講太守會之

漢每秋八月郡

太守都尉與縣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

虎符之調太守分之

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

故趙廣漢之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

橫海將軍擊南越

並本傳

則一郡之兵守得以自將也

千乘河東均輸有官

地理志千乘有均輸官河東有均輸官

鴈門沃陽推

鹽有丞

地理志郡國皆有鹽官鴈門沃陽置長丞

守若無與於財然葦蒲之

入郡得取之

程方進傳

廩犧之錢郡得藏之

蕭望之傳

文翁守蜀

郡減省少府用度以興學校魏尚守雲中許以軍市之

租以給士卒

本傳

則一郡之財守得以自用也夫惟兵

得以自用則進退擊刺可以為緩急之備財得以自給

則積聚散施可以支凶荒之患郡守容不得伸其權乎

夫何刺史一罷更為州牧而郡守之權非復前日爾自

州牧得領兵馬則兵易而在州牧

晉武帝詔曰千石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御

史或置監御史皆總紀綱而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漢末四海分崩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後

志自州牧得據土地則財又轉而在州牧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

置牧自是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虞劉焉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後袁紹曹操

董卓皆以州牧割據

沿歷至唐終為積習太宗始易太守為刺史

又皆假以使持節之稱

官志武德元年太守曰刺史如使持節

按前代所

謂持節者皆得專殺二千石以下

通典魏晉制有使持節假持節使持節殺

二千石以下假持節殺無官人

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而假刺史此其重

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重鎮之地邊屯之兵歸於都督

又品秩得居六尚書之上

見兵志

故郡守日輕而藩鎮

日重白居易江州壁記云自武德以來庶官皆便宜從

事郡守之職統于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

白居易江

州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攝小重攝輕郡守之職統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

自立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則牧鎮總郡守之權在

初時已然爾夫刺史本以職租賦也諸鎮既強自擅租

賦不領度支刺史何有於財乎

唐自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租賦不領於

度刺史持節正以掌軍旅也後諸鎮兼總所隸州之兵

權刺史何有於兵乎

揚紹傳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紹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

餘見兵志兵財既專於牧鎮之手內地相望皆為廣區趙魏

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

藩鎮傳序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盛

侈心益昌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

此其措置之失豈但唐人之

罪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始嘗疑之兵財之在郡守固能

守衛邦境也兵財之在藩鎮猶其在郡守也然在郡守

則可以已亂而在藩鎮往往至於召禍何耶曰守之所

治不過千里鎮之所屬支隸數郡兵益強財益富土地
益廣所以有頡頏難制之患非若守權之適中耳強不
至縱弱不至削盡觀諸國朝乎皇朝立極首革前弊解
強藩之權於杯酒之間去積世之患於談笑之頃錢穀
之利入於王府精兵之強收于京畿

太祖召趙普曰唐季以來兵革不息

何也普曰自唐以來戰鬪不息節鎮太重而已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安矣上因召石守信王

審琦等飲酒酒酣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

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

善乎明日皆乞解軍權以然猶恐未盡也高保寅以州

散官就第見本朝事實

事制於河陽之帥李幹以關市掌於藩鎮之吏復以諸路邊防金穀之任皆委於轉運之官向之支郡隸於雄藩者今直屬京師耳向之郡吏制於帥臣者今得自奏

事耳

增釋高保寅知懷州州隸河陽時趙普為河陽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相制保寅不能平上疏請罷

支郡會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裨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時太平興國二年遂詔郃寧涇原鄜坊延丹陝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毫鄆濟滄德曹單青淄兗沂貝冀滑衛鎮深趙定祈等州先隸藩鎮今自屬京師郡長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獄金穀兼按之任皆委於轉運使又節次土地俾之分治此蓋分方鎮之權

十之二三以付守倅也

見下注

當時郡守兵可以用財

可以給無復有掣肘之患嗚呼聖人為千萬世之謀遠矣哉是故以山澤之利歸於轉運轉運不自私也盡給逐郡以用之經費之錢總於轉運轉運不自有也皆聽知通以支之二稅分數既隸屬郡坊場等利又歸本州此外犒饋燕設又有公使庫以回易朝廷非不知州郡權利均厚其權若重也蓋以聚人率衆脩城講武於此為之資耳

國初以一路賦稅推酤商稅茶鹽坑冶山澤之利轉運司官得以裒多益寡移用以給逐

郡其二稅有定例分數隸屬州郡及係官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支酌衙前不用者盡歸本州其係省經費錢帛貯之軍資庫轉運司提庫若屬州郡之財別有府庫貯藏聽知通備用非常其犒饋燕設則有公使庫仍許回易收息助費是量分方鎮財不然趙贊董遵誨之利以付郡守其旨遠哉蔡官制

徒以郡中筦權悉與貿易而卒得捍禦之力者非其驗

歟三朝實訓國初太祖留心將帥命趙贊屯延州董遵誨屯環州以備西戎李漢超屯闕南馬仁瑞守光州以禦太原郡中筦權之利悉與貿易免所過征稅計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由是邊臣多克捷二十年守帶知軍事之衝軍政得制也倅帶通判無西北之憂

軍事之職軍政得貳也大郡指揮數十中郡指揮五七

小郡亦不下三五平時犒勞得其歡心一旦有警可忘其死此人知郡守為千里之長朝廷非不知州郡得專軍政其權若重也蓋以屏翰王室保固邊境以此為之

備耳

逐州置軍營招兵大郡有數十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

人為額其軍餉給志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如曰知某州軍州事通判某州軍州事軍乃軍政也州乃民事也兵民皆守臣得專制而通判二其權平時師饋犒勞各得其歡心一旦有警使之犯難可忘其死此久知守臣為千里之主也時朝廷非不知州郡權利均厚但欲倚付防虞不輕蓋分方鎮之權十之二三以付守倅也一方或有寇盜不虞州郡有兵有財足以聚人率衆屏翰王室保固邦境應將隣州平時除戎器治城防

講武備皆有其資此乃不然李漢超馬仁瑀之徒軍事祖宗時待郡守之深意

許從便宜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而多有克捷之功者非

其效歟

見上注

熙寧大臣變法過當以郡之兵權太重而

輕之郡之財用太專而收之舊例軍額守所主也併額

以後隸于憲司守不敢過而問焉舊例兵馬守所制也

團結以後領于將副守不得過而問焉是守無兵權也

二稅之數悉入經費正使之錢已禁醞造問其茶鹽茶

鹽有使問其坑冶坑冶有司青苗取息免役輸錢星火

文移秋毫不貸是守無財用也噫兵去則無以備非常財乏則無以支不給異日之患安石獨不慮及此乎

熙至

寧初王安石建言郡守兵權太重於是刮四方地利籍州府禁軍罷招填而撥併軍額又會其逐利闕額兵食衣椿歲計其口數上供京師乃隸提刑目為朝廷封椿立免役法悉歛民財而官為差募收坊場河渡戶絕沒官之產召人買撲斷佃量破產直以募衙前藉其餘資以助常平設歛散之法初號青苗錢取息二分歲積巨萬又為抵當市易以抑兼併措置常平使者專董一司其舊例屬州一稅分數房廊地利盡撥入轉運司以備經費州郡只有公使庫限額正使錢為守臣之施設而又禁其回易限其疆造行之十年州郡饋餉幾乏其資此守臣無財也分將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其後軍情離戢守臣驅使不行是失

兵權也既無兵權又無財用一旦寇盜何以禦之靖康中詔守臣統兵入衛過敵輒潰流為羣盜由守臣失兵權無則今郡縣之兵有禁兵有廂兵有弓兵係於廂者郡用故也

可私以役使而禁兵弓兵之籍見在帥司以備宣撫征伐攻戰之役所謂兵者特兵籍而已一郡之財有贍軍有係省有上供為係省者州可留以康給用度而贍軍上供之數悉輸轉運司以備戶部總司俸給賞犒之費所謂財者特應期會而已母乃太弱乎臂指拘牽氣象蕭條朝廷之詔責則曰民之父母不能任責也牧帥之

文移則曰吏之師帥不克稱職也為守者亦難矣噫藝
祖廟謨中令秘書刊諸琬琰萬世可覆舉而行之愚有
望於今日

縣令附

丞簿尉

前漢詔書言守不及令至明帝詔不得繆舉黃綬始言
之矣

本紀

班史傳循吏言守不及令至范史載卓魯諸

人始及之矣

後漢循吏傳

夫西漢之所以不及者豈以其職

甚卑耶否則政未必賢耶又否則待令甚輕不及太守

耶然嘗攷之漢有自孝廉舉者

趙廣漢王尊劉輔尹賞平當

有自賢

良舉者

魏相貢禹

有自直言

王尊

方正

房鳳

舉者有自茂材

薛宣龔勝尹賞

四行

何武

舉者不特此耳以詐御史傳者至於

棄市

魏相

以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

何並

胡建捕客於蓋

主之家

本傳

義縱不少貸於太后外孫之罪

本傳

舉選

之法既不輕任誅戮之權復無所制則職亦不輕矣治

劇有功

何並原涉陳遵尹賞

將漕有最陽翟之課治行尤異

趙廣

漢外黃之政上書願留

焦延壽

自號令轉守槐里王尊

之能也

本傳

由櫟陽徙雲陽平陵朱博之最也

本傳則

吏亦未嘗不賢矣或遷刺史

朱博

或遷諫大夫

劉輔

或

遷京輔都尉

趙廣漢

或遷御史中丞

薛宣

上之寵擢為

如何瑯琊太守不肯令掾下縣曰縣自有長吏

朱博

馮

翊京尹不肯出縣行曰縣皆有賢令長

韓延壽

下之侍

遇為如何又不可以待令為卑而議之也然詔書不之

及循吏不之傳何哉我知之矣養民之道郡踈而縣親

除吏之法郡少而縣多令之親民固不可輕也天下幾

郡一郡幾縣君門萬里必欲人人而擇之不幾瑣瑣屑屑乎漢法太守得自除吏而刺史行部但察二千石一守得人則諸縣得人矣此西漢法簡而易用也東都詔書之下督及黃綬雖曰丁寧切責欲皆卓魯然非執要御詳之道智力所及察者可以得知情偽耳目所不及知者必有不如意耳何東都之不憚煩耶嗟夫豈惟東都然哉唐明皇以縣令理人之策召試於後庭而韋濟獲第一之擢

開元初韋濟為甄城令既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

能對者
免官

宣宗聞醴泉考滿之政預得於父老而李君奭

被刺史之除

本傳

審察於未用之先獎勵於已試之後

委任縣令之意亦篤矣然當時吏治不如所望是豈徒
為美名而未聞吏治之實乎將所察未必周而徒自惑
於聰明乎善乎姚崇之言曰擇十道使患未盡得人安
得縣令皆稱職則知二君雖以縣令為意未得其所以
審擇獎勵之術噫母惑乎漢詔之不及班史之不傳歟
此猶可也五季令長率以齷齪老耄者為之所在不治

狼迹萬狀

本朝事實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

求刻刺狼迹萬狀故優譚之言多以長令為笑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知縣其後多用京官為之五代藩侯補親隨為諸縣鎮將掌警盜劫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建隆二年置尉簿掌鄉村盜賊鎮將所主郭內而已

始統於縣

推原其故蓋令長之權制於鎮將之官而鎮將之

任又出於藩侯之屬所以局促委頓不獲展用而士流

皆不屑任之也

政要後周用人為令濫雜由是士流耻居之餘見上

國朝立國之

初首重親民之職始邑之事權牽於鎮將今別置尉簿

悉統於縣其權重矣始邑之令長委於無能今京朝等

官始令受職其選清矣其權重則皆有奮志其選清則

罔有庸才然猶未也按察郡守監司任之按察縣令郡

守任之一則曰縣有課最知通考察也

元祐四年吏部言縣令罷任知

通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從之

二則曰令難盡擇

精選郡守也

高宗謂輔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

若精選監司郡守似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豈盡知百職能否當留意相體

此國家之美意

西都之遺制爾是故循良政迹著在國史今可覆也官

寺索牛以理拒之

吳育知襄城縣宗室官寺上塚過縣或夜索牛駕車公曰牛不可得也

衛士縱馬以法杖之

范純仁知襄邑縣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杖之

青苗

不請寧棄官去

姜潛以民不願請青苗拂府寺意稱病棄官而去

免役不議寧

投劾去

劉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詔諸令會議蒙以為不便不肯會議即投劾去

民田

植桑存名著作

純仁知襄城民鮮種桑公因民之有罪輕重者使植桑人得其利號為著作林

著作公作縣庭植栢留號萊公

冠準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

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手植雙栢於縣庭民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不奉行茶法雖忤使

者民所利也

唐恕不行茶法忤使者意而謝病免歸

不高價估絹雖拂轉

運民所便也

宇文之郡為曲水令不肯高價估絹拂轉運使意遂致仕

治簿書恤孤

寡非胸山之範乎

熙寧二年劉晏為胸山令治簿書恤孤寡通陂池教種藝平賦歛抑豪猾

振游情凡所以惠民者無不清如水平如衡非穀城之

至式其事為一書名曰法範

謠乎

四朝國史葉康直傳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令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稷城清如水平如衡皆

國家考察勸勉之有術矣噫盛哉抑又論之自朝廷而

州郡州郡則親於民也自州郡而縣縣又親於民也然

縣之吏有丞焉有簿若尉焉皆親民也國家以坑冶之

利常平之倉命丞職之

國史外補云縣丞昔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

使主常平坑冶農田水利邑版之稽地力之教命簿職之

胡文恭行呂英制云

善勾邑版之指能盡地力之教檢覆之事巡捕之責命尉職之

四朝志尉掌巡

捕及檢覆之事

豈不重歟然今日上而監司郡守之監臨次而

令長之切責又次而蓮幕之伺察欽板趨庭借書求庇

舉手移足惴惴謹呵噫親民之官百里所依顧輕之至

此耶盍不以國家崇重之意而觀之丞之一職置於熙

寧罷於元祐厥後隨罷隨復其事固未得聞

國初不置丞皇祐但

亦縣有之熙寧增置縣丞一員元祐初省熙寧三年復大觀復

若尉與簿自開寶三年

置之

見前注

其職未嘗不振爾裴明允一慈谿尉耳親

詣闕庭力陳世事不曰越職也

寶元初有明州慈谿尉裴明允僮不羣雖處

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復詣闕上書漢梅福上書言災異求假詔傳

吳擇仁一雍丘

簿耳得詣朝堂親白河事不曰瀆尊也

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主簿

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八縣皆選屬佐後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異之領簿中乃有是人耶

元城

之尉以有追捕功也而國家特除令尹勉之至矣

乾德元年

以大名府元城縣尉張義元為本縣令賞捕盜之功也天下縣尉久廢是歲復置義元首該賞典

楚丘

之簿以有公輔器也而留守為之加禮重之至矣

四朝國史

張昇字杲卿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識其有公輔器重之祖宗之所褒寵先正之

所優禮亦以親民之選在所當重爾噫脫身簿尉中始
與筮楚辭杜詩此唐之極弊在今日固不至此極然亦
當體祖宗先正之意可也愚因縣令之親民故併以屬
論之

將帥

將帥之名古也然周官將與帥並置而將之職大於帥
漢唐之初置將不置帥而帥之名泯國朝中葉以來置
將統以帥而帥之權重愚嘗攷其始末歷代之將帥可

得而論矣周設六官而兵掌於司馬司馬之職其制軍
有六曰軍曰師曰旅曰卒曰兩曰伍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軍有將二千五百人為師師有帥五百人為旅旅亦
有帥軍將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禮夏官
司馬乃
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
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
夫四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十有五百人為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
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
伍伍皆有長即是而觀將之職重而帥之職輕將之所統者

衆而帥之所統者寡下至春秋之世此制猶存秦之伐

鄭有三帥之遣

書秦誓秦穆公伐鄭注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左傳

齊之內政

亦有鄉帥縣帥焉

伍鄙之法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

三鄉為縣縣有縣帥

故曰將帥並置而將之職大於帥也漢初有

大將之拜

前韓信傳

而帥則未聞也唐興以府衛制兵析關

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後更為軍軍置將副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

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

二年更十二道曰軍軍置將副各一人唐志

而帥之名亦未聞也故漢之名將前有韓彭

韓信彭越

後有衛霍

衛青

霍去

至於唐也靖之與勣

李靖李勣

功著於前光弼子儀

李光

弼郭子儀

名播於後不特此爾雲臺圖畫

漢明帝時圖畫中興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贊

榮耀一時帝室勤功

唐興其名將曰英衛皆擢於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勤

功帝室本贊

垂傳萬世曾不見以帥而顯者雖唐之中世節

度使之置亦謂之帥然府兵壞而方鎮唐室以衰君子

無取焉

詳見唐兵志

故曰置將不置帥而帥之名泯也國初

僭國未下西北未賓服太祖命諸將出鎮邊地即帥之

職而未有定名

國初諸僭國未下西北未賓服太祖留心諸帥命李漢超屯江南馬仁瑀守瀛

洲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守絳州以拒
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傳守隰州李繼
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
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宗鎮靈武以備西戎實
訓長至神宗始置諸路將官陝西四十二將河北三十
編

七將東南一十三將各有正副調發賞罰皆決於將副

宣和六年詔然未有以統其權也宣和間詔杭越等州守臣

並帶安撫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會要而未有帥府也至

建延初李綱請於沿河沿江要郡置帥府其帥府文臣
一員帶安撫使為都總管武臣一員為副總管遇朝廷

起兵則副總管為帥至紹興二年諸路並置

中興會要

則是

帥府統諸將矣故張公浚之帥興元得以節制平江常

秀兵馬

事實

吳公玠之帥涇原得以兼陝西諸路都統

事實豈非帥之權重於將乎夫將帥並置者周也置將

不置帥者漢唐之初也而我朝中葉以來獨以帥而總

夫將者何哉吾知其為御將之法也今夫泛駕脫啣之

馬亦在所馭之而已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

道則狙詐咸作敵況為命為威

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

將之所係

為甚重嚴霜時雨

怒如履霜喜如時雨魏事

將之喜怒為不常自非

神武秘畧

景祐四年御製

有帥以總其權而制其命寧保其無

陸梁之患哉雖然我祖宗亦未嘗無御將之法也伐蜀

之役因大雪而脫所服之裘帽以賜之

將帥發京師時大雪上設氈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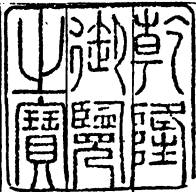
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曰我被裘如此尚覺寒念西征諸將衝犯雪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達中黃門驛賫以賜王全斌全斌拜賜感泣長編此御之以恩也江南之役以匣劍授曹

彬曰不用命者戮

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彬汗下不

敢仰視此御之以威也恩以使人愛威以使人畏此藝言行錄

祖所以為善御也方今邊防繹騷戰勝攻取正有賴於
爪牙之任誠能法藝祖之道恩威並行而又有中興師
府之法以節制之可謂善將將矣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八

宋 林駟 撰

宦官上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倖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於是有內庭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為閹而稱士

周禮閹人上士四人注閹稱士者異其賢

為巷伯而疾惡

巷伯詩

勃貂管蘇

有功於晉楚

勃貂即寺人披也左傳曰呂卻畏逼將焚公宮殺晉文公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

新唐曰楚恭王告諸大夫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商君入秦

管蘇範我以文達我以禮

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繆賢曰臣舍

茲皆有益

人蘭相如可使也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

於人之國君子必欲絕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熏腐之

徒無所愛惜退而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

則無子孫之親所以為妻妾子孫者聚則成一室散則

行道之人耳

侯元叔小臣論古之閹寺非若後世之熏腐童稚而養畜也蓋因刑餘之人而擇其

可任者使之給役於宮寢之內其待之猶與臺爾刑餘之人何所顧藉退而觀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其所以為妻妾子孫者聚則成一家而散則皆行道之人爾如此而欲進德脩業不亦難哉

是以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為勃貂管蘇者百不一二為

豎刁伊戾者十已七八故君子患之

左傳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刁殺羣

吏而泣公子無虧又客聘晉過宋太子請享之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刑牲加書偕坎之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言有之太子死公聞無罪烹伊戾雖然在周漢盛時不聞有蠹政

害事之漸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豈盡歸閹宦之

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攷之成周閹人守中

門之禁

天官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寺人掌女宮之戒

寺人掌女宮之戒令

小臣四人王之正內五人

天官內小臣閹人上士四

一

以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賤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爾然周人格心之學大抵源流於此何者便僻側媚之習易以移君德讒譖諛佞之言易以惑君聽自非統於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之屬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之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古意以宰相得監官中如郎中令禁闕之內皆其所屬

王陵傳呂后以
審食其為左右

丞相監官中
如郎中令

至文帝時官官猶知宰相為可畏鄧通之

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

不敢言

申屠嘉傳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怠慢罷朝生府中嘉為檄召通詣相府責曰小臣

慢殿上不敬當斬上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

自武帝踈遠朝士宰相不得加

官內朝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

表少府屬官中書令謁者中黃門

宰相統少府其脉絡猶得相屬況以司馬遷儒者為中

書令

司馬遷以腐刑為中書令

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康

衡甄譚猶得條奏言其舊惡

康衡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賢及衡

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舊惡

則宰相雖無曩日

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治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官者其禍始慘然官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以官官專領其事

光武以宮中私用守之外有司章和後別立監領於閹人

是政權歸之

矣唐以官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向使人主一旦省悟則反亂為治亦易之耳若夫兵權在其掌

握能使人主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至於長吁飲恨

而後已

文宗其露之變

此典兵尤慘於與政也然要之以無所

愛惜之人而得以與政典兵以為心腹之患皆非國家

之福爾且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

如揚雄位執戟新安日掌御唾盂之

類

常侍參用士人

表少府中常侍注參用士人

人主朝夕宴遊之頃

不但刑腐之流而已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

在宿直之中

後百官志郎官皆主吏直執戟宿衛諸殿郎惟議郎不在直中

郎省皆為

黃門之廬

通典明帝以後和熹太后稱制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悉用閹人不調

他別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於外朝耳

見上注

夫惟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非復閹牖房闥之任

東漢宦官傳序竇后以女主臨朝而萬機殷庶且遠朝臣不得不委

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閹牖房闥之任也

曹節王甫無所顧忌

陳蕃

謂竇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自先帝時操弄國柄濁亂海內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中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孫布列肆為貪暴宜誅以清朝廷後事寢宋瑀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門使鄭振持節及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殺使者王甫將千餘人與武對陳後武軍歸甫兵降悉收武親姻誅之
竇武陳蕃誅伐之謀一泄自殞其身何進袁紹

竇武傳

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於是危矣

何進傳袁紹與進素有志誅宦

官後張讓等率常侍成珪畢嵐數十人持兵斬進于嘉德殿前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願致死吳康遂引兵與董卓殺弟苗奔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苗何進弟也唐初之制內侍省不至三品官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

唐宦官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卑

而不任以事惟周盧守禦庭內掃除廩食而已

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

神策兵

祿山反伯玉與朝恩赴難至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屯苑中自是復盛

或

使承璀為招討使

白居易傳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每

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為制將又統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帝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

亮監其軍

見上注

西頭之勢過於南衙樞密之權甚於

宰相

高元裕傳敬宗決事禁中宦官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

帝悟而不能制人皆危之

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

本傳復言艱難

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毋使參決帝不聽

柳伉因疏程

元振及之而不能用

程元振傳柳伉上疏曰天下乃陛下速賢良任官寺必欲存宗社

計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史隸諸州持神策兵高
付大臣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下詔盡削元振官爵

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大帥

見上

然天

子雖知之而不能制之亦徒為是喋喋之論其禍豈不

慘於東都歟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

兵志順宗王叔文用

事欲取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

始藉朱全忠以族之

朱全忠起兵殺神策兵

唐於是不嗣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

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

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階爾此漢唐末世而有內

庭之變者寧非典兵預政之失歟

官官下

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典兵不預政

見下子孫

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

之預政也

長編祥符六年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州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即以聞並寘于罪凡內

臣出使責知委狀敢妄奏他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舊制官官專任本職不得

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

蔡官制舊典皇朝懲唐五代官官橫驕之弊不使典衛提兵干

預政事但專任本職而已噫何嚴耶是故史崇真言縣令貪廉可信

也乃命監司以審察

景德四年內侍史崇真使嘉州還言平甯知縣王昭度廉幹健為知

縣王固貪濁真宗曰內臣將命乃審察楊繼凝奏苑卒自溺

可從也乃付外司以鞠劾

侯元臣小臣論嘗聞史崇真自嘉州還言二縣貪廉不同

乃命監司審察楊繼凝奏苑卒自溺付外鞠劾此不輕信也

彼安得而與政乎黃德

和之為監軍少牽西帥用呂文靖之謀而永罷監軍

水

記聞景祐中西郵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
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詔誅監軍黃德和或
請罷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
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侍罪宰相不當
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
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官官

士大夫嘉王守忠之為鈐轄恐循唐弊從富公之言而公之有謀

永罷鈐轄

王守忠為陝西都鈐轄富公嘗言用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且黃德和覆車之

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鈐轄

彼安得而典兵乎不特此也張守忠本

近侍爾以後夫斃於木下而抵極法王繼恩有大功爾

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

侯賢良論張守忠以

役夫斃於木下而抵極法王繼恩以交結中外謫筠州又真宗大中祥符中杖殺入內高品張守恩守恩雖近

侍上不貸以法論者以謂朝廷至內侍押班雖曰遷官治行罰不私又繼恩有平蜀大功

然年未滿五十者不許之

長編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長編

內侍磨勘雖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

長編初沙苑缺

馬內侍李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十數梁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是又

不輕進其官也蓋罪不輕免則彼無縱肆之念官不輕進則彼無驕佚之心不肆不縱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萌與政典兵之職矣噫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閭寺而侍御皆正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而宦孺無非習國家所以統屬宦官者蓋樞府任其權夫尊以臨卑則卑有所攝外以屬內則內無所隱此防微杜漸之深旨我祖宗

其得之觀傳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官

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

內侍朱晦朱穎士以內降監汶口傳堯俞言樞密院不治穎士

求內降罪後既罷穎士公又屢請治樞密院觀高若訥為

罪以戒欺罔章數上每上益切權倖憚焉

樞使不除內侍留後之官則官官進職樞密得專之矣

至和元年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為武信留後使毋得援
例故事未有真為留後者守忠蓋東官舊恩數求之上
亦欲與之先是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
忠病復求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官官無除真刺史況真
節度乎上曰朕蓋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
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
抃亦諫乃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
罷不除

宜乎謹愿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當爾有

如都知之罪韓公竄之

邵氏聞見錄英宗即位有疾光獻皇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

知王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謀兩官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韓魏公一日出空頭

敕一道叅政歐陽公已簽書矣參政趙公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歐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

堂以頭子勾守忠著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

節度之求梁適沮之

見上

是宰相復得治

也魚判二省韓絳力言

長編仁宗皇祐五年王守忠為入內內侍省都知諫官韓絳言

官寺魚判二省國朝所未有也御史俞希孟乞自今更不除前後省都都知奏可

妄圖押班呂

誨極辯

長編嘉祐六年皇城使果州團練使張茂則為內侍省押班司馬光呂誨言祖宗舊制年未五

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茂則年方四十

是臺諫復得言

八恐茂則一開此例內臣攀例者多

也全彬誥詞劉敞不撰至和元年石全彬為入內副都

彬三月不得換職從之後三

惟簡誥詞蘇轍封還

元祐

月全彬卒為入內副都知

詔內侍押班梁惟簡有勤績今可特與帶遙郡刺史中書舍人蘇轍封還言惟簡旬月之間三加超擢所有誥

詞臣未敢撰

是給舍復得駁也嗟夫以區區薰腐之流既受

察於樞密復受察於丞相又復受察於臺諫給舍祖宗深思曲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

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
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
置募兵用師救於其口威福柄令出於其手而祖宗不
許預政典兵之法安在哉

范祖禹論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周臣三

人者最為魁傑憲摠兵熙河魚領三路中正摠兵河東
魚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口教募兵州郡不敢違此
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唯憲已死鄧潤甫周
中正周臣猶存又除押班乞追罷餘見下注

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

通畧熙寧九年上遣內使李憲措置邊事諸將

聽憲節制辛丑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
言自詩書以降上下數千載不聞以中人為帥者司

馬公劉革老又極言之

司馬公言近聞王中正往陝西

劉摯上哲宗曰李憲於熙河貪功生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廢置用舍出于其口

至使押班李

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

之任

長編元豐五年李憲奏駐兵討賊朝廷悉力應副近李舜舉奏財糧未備人夫難行朝廷以舜舉所

言忠實遂聽信舜舉退謂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憲可忘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後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

噫舜舉本閬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

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事珪也不自知愧迎勞問之

至使聞者為之發慙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
度之任反不若一閹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
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為常梁師成擅文柄於內以預政
為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禍固蔡京
王黼為之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楊時上欽宗
云自古閹人
用事未有無禍者比年以來此曹尤盛皆由蔡京王黼
首為亂階童貫握兵權於外梁師成擅文柄於內陶鑄
將相垂二十年原其禍根皆蔡京王黼為之也
中興以來盡掃宿弊率由舊章
內侍之官不許兼職恐失於檢察也聖政錄高宗建炎
罷內寺官一員兼

鈐轄教坊且曰朕近錄內侍官更代都知之親非時不失於檢察仍帶前領魚官更不差置

見恐昵於近習也

會要上因論大金內侍有用事者曰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院素號

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亦未嘗不正秦檜等曰有此社以仰鑒聖見高遠不昵於近習防微杜漸如此

稷之福生靈之幸祖宗成憲愚幸於中興以來見之

祿秩上

漢官秩

漢表祿秩之數與諸家之所載大抵異同今參攷之

三代而上官至周而備三代而下秩至漢而詳然漢表祿秩之數與諸家所載大抵異同

今參訂之緯而為圖

萬石

東萊曰按史記燕王噲遜國於子之噲收印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以石計祿始見於此

太師

太傅

丞相

太尉

考武定令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同

御史大夫

前後左右將軍

考異按漢制三公號稱萬石今攷賈誼新書曰漢

丞相之尊亡秩又攷茂陵中書曰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未知孰是

中二千石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已上並表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已上如淳注漢表謂二千石誤

漢官錄曰王尊為京兆尹御史大夫奏尊不宜備
位九卿如淳曰三輔皆中二千石號為卿然孟堅
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總云皆二千石則三輔
非中二千石如淳之言何所據歟及攷後漢志乃
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
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洛陽以河南為尹以
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

按通典又稱
減秩與太守

同

然則如淳不為無據而孟堅之論蓋習見東都

以後事故云耳非西都之制也

真二千石 表不載此秩

詹事

茂陵中書秩真二千石
荀悅漢紀秩比二千石

諸侯王相

初真二千石後吳楚反減為
二千石係汲黯傳如淳注

徐氏曰按外戚傳俗華秩視真二千石在中二千

石之下二千石之上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

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又按如淳注汲黯傳亦

曰諸侯相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臣瓚注詹

事引茂陵書秩真二千石而百官表乃亡此秩至
東京則有此秩通典以為真二千石即郡二千石
皆所未諭也

丞相司直

護軍都尉

光祿大夫

亡印綬增秩者為中

二千石

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監羽林中郎將

西域都護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都尉

郡都尉

以上並表

關都尉

農都尉

護羌校尉

以上漢官儀

諸侯內史

護烏桓校尉

後烏桓傳

侍中

後漢凡二千石漢官秩云千石

屬國都尉

千石

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丞長史

將軍長史

九卿丞

六典注又曰衛尉丞凡千石

中尉丞

本表云自太常至執金吾皆千石漢官秩云中尉丞六百石當考按後志本注又曰執金

吾七

千石

萬戶縣令

侯國相以上並表

太子衛率長

漢儀注

太子率更長

後志令千石

內者令

丁孚漢官

中書謁者令

漢舊儀

比千石

太中大夫

郎中車戶騎三將

謁者僕射

期門僕射

以上並表

九百石

荀悅漢紀充依良人秩視九百石謹按史漢並亡此秩

八百石

成帝陽朔二年除吏八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

太子家令

茂陵中書太史令

元鳳中太史令壽王非太初歷有司劾壽王史八百石古

之大夫云考異議
論見六百石條

比八百石

諫大夫

貢禹傳諫大夫比八百石表比八百石顏注俸月九千二百

六百石

將作少府監

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廷尉左右平

三輔丞

三輔都尉

郡長史

州刺史

郡太守丞

郡都尉丞

萬戶縣令

侯國相

以上並表

太子門大夫

朔方刺史

太子庶子

以上表注

公車司馬令

漢官儀

大厩令

後志本注舊有大厩皆六

百石

未央令

家馬令

車府令

路軫令

騎馬令

式道左右中候

後志注

廩犧令

漢舊儀秩六百石

外史

閤師

以上孝平紀

黃門侍郎

六典

御史大夫史

公主家令

武騎常侍

司馬相如傳顏注曰

秩六百石

太史令

漢儀注六百石

考異漢儀注曰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司馬遷

云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因謂太史令千石故
比下大夫至元鳳中太史令張壽王非太初歷有
司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作妖言亂制度三
者之說皆不同以事理攷之當以六百石為正何
者九卿之屬凡以令稱者皆六百石太史不應獨
異就使其秩加於諸令漢表豈應軼而不錄又宣
帝苗龍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
通何武翟方進曰刺史位下大夫刺史亦六百石

耳以此推之太史所以稱下大夫者豈非以六百石之故歟奚必千石八百石而後可稱也補志亦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如此則知漢儀之言不妄耳

太常掌故

晁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邵曰掌故六百石史本傳

考異漢書注引應劭之言以為六百石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應劭之言乃云百石二說不同按晁錯以掌故遷太子舍人太子舍人纔二百石豈有

自六百石而為二百石猶謂之遷乎當以正義百石為正漢書六字蓋衍文也

下大夫

考異朱博曰刺史位下大夫謹按刺史秩六百石而以下大夫者六百石尊爵也叔孫通朝儀吏六百石以上入賀酈曼容仕不肯過六百石宣帝詔曰吏六百石秩祿上通則比周之下大夫不為過矣又按孝惠詔曰爵五大夫吏六百石則又以

比五大夫者蓋爵自公士至五大夫凡九級吏自百石至六百石亦九等爵秩尊卑適相等也王莽倣周制建官乃以千石為下大夫六百石為元士不相協矣

比六百石

博士

議郎

五官中郎

左右中郎

謁者

戊巳校尉

以上表

太子洗馬

長注

丞相召事

漢儀注

金史卷八十一
五百石

成帝陽朔二年除吏五百石
秩李奇曰除五百就四百

縣長

侯國相成帝綏和元年長相皆
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

四百石

丞相史

太尉史

太將軍史

丞相少史

太子中允

以上漢
儀注

符節令

漢官

縣丞

縣尉

以上表

長安左右部尉

六典

比四百石

五官侍郎

左右侍郎

以上表

丞相東曹掾西曹掾

漢官儀注云或曰後為百石

三百石

縣長

侯國相表

比三百石

五官郎

左右郎中

以上表

丞相掾

舊漢儀志

中黃門

後志比百石注曰後增比二千石

二百石

廷尉史

太子舍人

以上漢官

左右馮翊卒史

黃霸傳

縣丞

縣尉

以上表

比二百石

丞相屬

漢舊儀注

百石

丞相屬

丞相令史

以上漢舊儀注

御史屬

匡衡傳

左右內史卒史

郡國王經卒史

廣行卒史

以上儒林傳

部從事

治事別駕

以上漢官儀

廷尉文學卒史

兒寬傳

長安游徼

長安獄吏

以上趙廣漢傳

太常掌故

見六百石條注

計食佐史及諸府屬

祿秩下

論古人制祿之意有三優外官一也優小吏二也優故
老三也夫外官加優則勉於治民而無侵漁之患小吏
加優則廉於處已而無喪節之恥故老加優則來者知
勸而勉於事功矣古制內諸侯則畀之以祿而不以世

嗣外諸侯則得以世嗣而不止於世祿其為優外秩可

知也

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也又孔頴達正義云云

方五百里者其半

入於天子則方百里者亦如之今其所食者極於七十

里是入於天子者將四之一而已其為優小吏可知也

同上自卿已下必有圭田五十畝而使隸農治之則特

免其征税之入是又優老重賢之恩也

孟子噫古人之

意何其仁之至義之盡耶是意也漢人蓋得之矣夫上

自三公下至百石吏載見於百官表之注者固莫不有

差等

萬石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一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四百

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

十六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百石以下有計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師古注及通典云按漢表不載真

二千石師古注又真二千石月得一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又按如淳注汲黯傳亦云諸侯相秩真二

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臣瓚注詹事引茂陵書秩真二千石而百官表不載此秩所未諭也至東京百官志則有

此秩 其分秩之名有四如二千石之秩有中二千石有

真二千石有二千石有比二千石曰比者歲得千二百

石曰真者歲得千八百石曰中者歲得二千一百六十

石至其直謂之二千石者歲得千四百石而已凡言中

滿也比言不及數也其餘則不滿二千石

並漢官表顏師古注中言

滿也比言不及數也

夫漢人所以為是四等之別者蓋漢三輔事

浩繁皆秩中二千石選用二千石高第入守滿歲稱職

乃得為真者所以勉之也

按王成為膠東相秩真二千石後以流民多自古增秩為

中二千石其他趙廣漢尹翁歸皆然

此曰中者比四者之名然爾其制秩

之權有三或陞秩以答一時之勲勞或加秩以示一時

之恩意或貶秩以責後日之功效蘇武為典屬國能守

出使之節乘馬延為將作大匠能董土木之役皆陞中

二千石

按前表載典屬國本二千石後志載將作大匠亦本二千石武帝時乘馬延又秩中二千石以

帝多興土木故增之宣帝時蘇武留匈奴十九年亦陞中二千石

蓋陞秩之例霍光增

符璽郎秩二等

霍光就符璽郎取璽郎不肯光遂加秩二等

元帝加司隸諸

葛豐秩光祿大夫

本傳

蓋加秩之例黃霸為京兆尹遂

貶秩還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京兆尹趙廣漢賁殺

不辜會赦貶秩一等蓋貶秩之例

並本傳

此或陞或貶

之權然爾噫孰知漢人制祿又有得古人之遺歟漢制

侯相真二千石郡守二千石

汲黯傳如淳注諸侯相秩真二千石漢官表郡守二

千石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博士特千石八百石比六

百石而已

官表太中大夫比千石貢禹傳諫大夫秩八百石官表又云比八百石漢表博士比六百

石然公孫弘董仲舒本博士秩爾至遷左內史則為中

二千石補江都相則為真二千石

公孫弘以博士為左內史董仲舒以博士

為江都相並本傳

嚴助主父偃本中大夫秩爾至出守會稽則

為二千石補齊相則為真二千石

嚴助為中大夫守會稽主父偃為中大夫

補齊相本傳

蓋漢人以内秩之卑而當外秩之崇所以使之

樂於治郡而無輕外之心此優外秩何如也漢以中二千石而至於百石所以祿守令者如此然號二千石者月得俸百二十斛計之一年止於千餘號百石者月俸十六斛計之一年幾於二百內而鄉令丞亦如之足見大吏之數虧而小吏之數優見上故部刺史秩六百石而縣令至秩千石中郎侍郎不過三百四百石而五官三將車戶騎乃秩比二千石或比千石者皆漢人以養小吏廉潔之操

表刺史六百石萬戶縣令千石五官侍郎左右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左右

郎中比三百石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
監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郎中車戶騎三將皆比千石

不然宣帝之益吏俸何以自百石以下光武又何以六

百石而下乃增於西京舊制乎此優小吏何如也

宣紀
益天

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增百
官俸其百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
制至於公卿辭祿歸老於家往往亦賜之祿者有如石

奮自諸侯相以下大夫祿歸老周仁自郎中令以二千

石祿歸老張歐自御史大夫以上大夫祿歸老貢禹為

諫大夫秩止八百石以光祿大夫養病乃享二千石之

厚秩

並本傳亦見致仕條

夫歸老于家至過其祿以與之其為優

老重賢之意又何如也唐之制祿奈何其不然乎太宗

減冗汰煩約為中制官之省至七百三十史臣以為不
濫而易祿若可取爾

百官志

今以制觀之其有愧於古

多矣漢之縣令千石而唐一品乃七百石漢初刺史六
百石而唐從一品亦六百石唐二品者五百石而漢之
博士乃比六百石唐從二品者四百六十石而漢之縣

長乃五百石

通典京官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
正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二十石正三

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七石從八品六十二石正九品五十七石從九品五十然則以此為唐人之失歟曰非也此固二石漢志見上

失爾而猶未甚也職分之田尋遷貧戶稅畝給粟其制

隨秦公解之田寺監關鎮各有頃數其費太冗

唐自王公以下

各有職田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之地予又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內而自司農寺二十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亦各有差外而自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成下成各有差云云各前人自耕未種後人公解之錢任居市肆恣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發

其回易其法甚悖

褚遂良上疏近許諸司命史捉公解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為投錢令史

不簡性識但令身能慣販即依補擬大率入捉五十貫以下四十貫以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四千

一年凡輸五萬云云然則以此為唐人之失歟曰非也此固失爾

而亦未至甚也國子博士啼飢託諷

進學解國子先生晨入太學云云冬

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

廣文先生無氈賦詩

杜甫嘗贈鄭廣文詩曰才名四十年坐

客寒無氈唐之待小吏太薄非漢人之制矣州郡刺史月俸

千緡藩鎮帥臣動加十倍

唐自中興以後方鎮益恣州刺史月俸千緡而大鎮十倍

京官祿甚薄

唐之待外太重又非漢人所以待外之意矣雖

致仕半祿見於建中

職官分紀建中三年收致仕官所請半俸及賜物

歸老半

料見於貞元

唐德宗正元五年蕭昕以工部尚書致仕仍給半料初致仕官只給半祿無料上加

之以待老臣

然間見於元老舊臣又非若漢人之有常制此

所以有愧於漢也國家制祿之法周漢同意前代俸給

未有實數也雍熙則給之

雍熙四年詔俸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俸錢給他物以

八分為十者自今給其實數

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祥符則給之

祥符

五年詔加文武職官月俸初後唐以軍儲不充百官月俸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數後所去半實俸復虛折三年復給實錢皇朝之制有一分實錢三分折支景德之後俸始全給前代俸給未有職

田也至咸平則給之

真宗咸平二年給
內外京官職田

不惟此爾省冗

員之費而益職官之俸則開寶制也

開寶三年詔吏員
冗多而求其治者

難也俸祿鮮薄而責以廉者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
不若省官而益俸諸道宜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十

省宮掖之費而優官吏之祿則寶元制也

寶元元年詔
比省浮費自

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儉約若吏兵俸賜毋得抑
裁減時欲捐吏兵俸帝曰祿廩有定制無變更云云

不惟此爾曰外秩曰小吏曰故老此三者尤祖宗之所

加意其為士大夫慮至矣自今觀之外官供給按月而

支

紹興二年上語及戢賊吏不可不禁然州縣官合得
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上曰然

外官職田隨地而均

慶歷二年詔兩府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不給者給之

何優也蓋歷歲彌月於訟牒之勞負星戴月於巡警之

役坐受餽遺不若中都之官非時賜予不若近侍之臣

祖宗所以優之者此也噫出鎮太原念其領外尚加總

管以增給況小郡叢邑乎

真宗遣溫仲舒鎮太原仲舒曰藩方重鎮非敢有辭晚有

兒息年皆幼稚若得改官端揆許攜家而往賜都總管添給敢不承命

選人之職增以祿

米

熙寧四年中書言選人俸薄不足以勸廉今欲月增俸米表從之

巡尉之官給以全

俸

實訓仁宗慶歷中詔巡檢縣尉捕盜巡警其職至勞以全俸給之

何厚也蓋閒居俟

闕於數年之久扶老携幼於千里之宦朝薤暮鹽之願

未償仰事俯育之計日迫祖宗所以厚之者此也噫職

為制誥憫其居貧猶特賜錢以償逋況小吏薄秩乎李

靖公沆知制誥太宗知其負人息錢曰沆為制誥俸

入幾何家貧不給豈暇償逋耶特賜錢一百三十萬

化致仕俸半本官職源淳化中致仕官給半俸以示敬賢隆老之意

景祐致仕

俸同分司

景祐三年詔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未顯有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優高年養廉恥詔

自今兩省大臣監司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

又何其賞之醲也蓋脫簪公府

有不忘畎畝之懷歸伏私第而尚馳魏闕之念此養老

優賢之念所以不能自己噫掛冠鄉閭猶赴公宴况區

區俸給乎

政和中孫隣言諸州致仕官居鄉者乞降令赴貢士宴擇其年彌高者而敬事之使長幼

有序獻酬有禮人知里此愚三咏三嘆祖宗之盛典也

雖然俸祿鮮薄責廉無謂此開寶天子之語是語也天

子言之可也

見上

衣食不足安肯理事此元祐大臣之

語是語也大臣言之亦可也

高宗讀寶訓至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

人怪而問光光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理事服聖訓曰今之俸祿不按月支非養廉隅

為士夫

而介之於此得無不可乎出仕之初不念溫飽王公曾

未嘗以祿秩為意

王公曾初為狀元或曰狀元一生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不在溫飽

梓

州之俸推濟窮民庖稱未嘗以外請為念

庖稱為梓州運使歲飢出

祿米以賑民

歸第之日納還俸券富鄭公亦未嘗容心於祠

祿

富弼解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

天下夫豈無若人哉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此蓋豪傑之士有非區區爵祿所能易其節耳愚故曰養廉之禮在朝廷不可不厚自養之學在士大夫不可不勉

兼官

禹為司空兼宅百揆羲和四人兼任四時然則兼官行事其唐虞之制歟書夫兼而行之則有餘專而行之則不足以有限之官難以處無窮之事此官不必備亦惟其人官事不攝未為知禮也成周設官寔法唐虞成王之時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至成王季年為伯彤伯衛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馬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

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官餘並見立政周官顧命通典注按顧命太保領冢

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同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此引安

國注穎達疏云也詳見顧命注

夫百官之中六卿為重而皆得兼之況

於羣有司乎嘗以周禮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六卿兼

鄉大夫也

同上卿大夫每鄉卿一人

不惟此也太史下大夫爾蘇公

以三公兼之太史司寇蘇公是也

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立政太史司寇蘇

公司盟命士爾太公亦以三公兼之載在盟府太師職

之是也

左傳僖二十六年

抑不惟此也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

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

並夏官

甸祝田僕有田獵則

用之

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
夏官田僕掌御田輅

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紀

天官

夏采掌大喪之冕服復于太祖
春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有盟祝則用詛祝

春官詛祝

掌盟

是皆有事則兼無事則闕矣故夫六官之中以春

夏秋冬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

凡三千人而兼攝者意其必相半焉雖然官雖兼領而

人未有不稱職雖並行而事未有不當三公為卿道揆

法守皆舉也

見上

六卿出將軍政民事皆通也

司馬凡制軍軍

將皆命卿

古人設官豈不簡而盡歟漢唐以來官非不攝也

然闕者未必當兼兼者未必皆當所以有歟於唐虞成

周之治漢制以本官而任它職者固謂之兼以高官而

攝卑職者又謂之領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之令

本傳

王尊為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

本傳

兼職也桑弘羊以治粟內史領大司農

漢百官表下

劉向以

光祿大夫領校書

劉向傳以光祿大夫領校秘書天祿閣子劉歆亦領校書

此領職

也夫兼縣令兼屬國領司農領校書亦常制爾有如車

騎將軍張安世度遼將軍范明友而兼光祿勳後將軍

趙充國右將軍王莽而魚衛尉或以左將軍魚太僕

上官

祭以上並漢表下

或以後將軍魚少府

趙充國為後將軍魚衛尉水衛少府見本傳

且

將軍中朝也光祿勳衛尉太僕少府外朝也

孟康曰大司馬左右

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八百石為外朝

舉外朝之職悉并於

中朝至使公卿亡所職掌而事權皆屬於諸將軍之手

此皆武宣以後踈遠外庭而陰奪其職也漢之魚官其

果周意乎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自是而後光

霍

傳武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內領尚書

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蕭望之以

前將軍領師丹以左將軍領異時王鳳諸人皆以將軍

領之

並本傳

內領尚書外領兵馬軍國之制專於一人所

以基漢家之禍者蓋在此漢之領官其果周意乎唐制

有所謂攝如侍中之攝吏部

杜如晦職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提監東宮兵馬進

位尚書右僕射

有所謂領如平章之領度支

肅宗寶應元年元載同平章事領度

支轉運使如故廣德元年劉晏同平章事領度支等使如故

有所謂兼如宰相之兼

兵部

通鑑姚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

然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有司

上侵宰相之權未免有紛紛變更之弊夫宰相兼有司

而有司攝宰相周人亦未嘗不然爾然周公之統六官

不過持其大要未有如房杜之徒日閱訟牒之煩且勞

也

元齡傳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比聞閱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

周公之兼冢宰

蓋以三公兼之又豈有如岑文本之徒以侍郎微賤得

專機要哉

魏微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岑文本以侍郎專典機要張亮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

此

猶可也在外之官大攝小重攝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

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

白居易江州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

攝小重攝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立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

去惟負
與休在

甚至諸道帥臣兼觀察之使江南觀察使即宣

帥兼之荆南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

元城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

觀察使之權故藩鎮無有糾舉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為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為之其餘諸州亦復

此如兵衆地廣無有糾其非者卒為唐家三百年之患止

由兼權太重耳嗟夫漢以將軍兼九卿領尚書而有外

戚之禍唐以帥臣總郡守兼察使而致藩鎮之變後之

為國者可不鑒哉國朝兼官之制何如也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若不相屬爾然慶厯興師章得象以宰相兼樞

密院

元輔表慶歷二年七月夷簡得象并兼判樞密院又慶歷二年二邊用兵富公言邊事繫國安危不

當專委樞密國初范質王溥宰相兼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遂以夷簡判樞密院章得象兼樞密使又紹興七年宰相張浚兼樞密使趙鼎秦檜亦以左僕射兼

紹興用兵張浚

亦以宰相兼樞密使

見上

即畢公領司馬也宰相臣論道

史官脩史若不相關爾然咸平李沆以平章兼脩國史

元輔表咸平元年十月李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脩國史

紹興呂頤浩以僕射兼

脩國史

中興會要紹興二年詔左僕射呂頤浩兼提舉脩史

即蘇公兼太史也宰相

執兼太子師傅其格心至矣

官制舊典仁宗建儲置三少各一人丁謂兼少師馮

拯魚少傳是時實為東官諫官魚脩起居注其奏事便

矣

熙寧四年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張琥言今後起居注當令諫官一員魚領所貴左右史之職不廢詔諫

官魚修起居注者後殿侍立亦許奏事更不移牒閣門長編

此國朝魚職之善也然

可魚則魚不可則否有如樞密承旨魚馬軍司均為兵

職也然范祖禹力言之何者蓋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

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

不可專制今樞密而任管軍發兵握兵合而為一故不

魚之矣

范祖禹言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

東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擔任管軍是本軍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中舍而兼給事均為駁職也然曾鞏深言之何者蓋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有給事主讀以舍人預封駁不失為正救以舍人兼主讀不過為將

順今主讀一事給事任之中舍復兼之不幾太過歟

曾鞏

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有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丞郎受付各有分守不相侵踰故自來舍人不兼給事近給事封駁中書錄黃三省進呈却令舍人書讀行下臣恐有隳官制又舍人雖主行詞命封還詞頭者蓋鮮康定間富弼當制封還遂國夫人之命後胡至宿歐陽修皆援弼例封還遂以為常曾鞏聞見錄至此

而後見國朝設官之旨遠矣哉夫何元豐大臣為右相而兼中書侍郎中書取旨其權獨重凡所除吏門下皆不預聞此蔡確以私意廢祖宗法也

元豐改官制確先說王珪曰公久居

相位必拜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密言三省長官位高不預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上以為然確獨專政柄凡除吏珪不與聞初輔臣有言曰中書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不當公此亂體

統也

崇寧奸臣為太師而領三省事號為公相使宰

執居其下不敢與抗朝廷大柄在其掌握此蔡京以私

意廢祖宗法也

蔡絛國史補蔡京為太師兼領三省事號公相京子免門下省蓋以樞密使皆

過門下不欲
在兵柄故也

噫君子以公兼之而事舉小人以私竊之

而法隳則知在人不在官在事不在職爾今日欲行兼
官之制昔有周典今有家法愚不敢贅言

試守權行

論試守之法莫善於漢論權行之法莫不善於漢漢制
官卑而職重者試守官闕而卑攝者權行至權之者即
漢人之所謂假也愚嘗考其本末而論之凡守官皆序
舊階不食全俸

百官表

宣帝元康元年書守京兆彭城太

守遺五鳳元年書守左馮翊渤海太守信守官皆序舊

階是也

漢表

平帝令二百石以上一切滿職如真食者

謂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為真守者不食全俸是也

平帝紀

凡守官滿歲

稱職者為真不稱者遣歸故官東都太守韓延壽守左

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潁川太守趙廣漢守京兆尹右輔

都尉王訢守右扶風皆稱職為真以是知守官滿歲稱

職為真然也

並本傳

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坐事連貶

秩數月詔歸潁川太守官以是知不稱職者歸故官然

也

本傳

蓋漢守官之制大抵若此故有以六百石秩試

守御史大夫者

朱雲傳

有以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者

表蕭育

令丞可知也則如御史臣光守尚書令

史記三王世家

胡建守軍正丞

本傳

府史可守也則如邊通之守丞相

長史

張湯傳

路溫舒之守廷史

本傳

至若宰相罷免亦

有復為九卿列大夫者

表下

是不特三輔為然也愚觀

漢儀有云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刺史舉茂才移名丞相

考召取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皆試

守滿歲為真則是制也其殆起于武帝乎

漢官儀云武帝置十三州

刺史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考召取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傳太僕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意明律令選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滿歲為真

意

者武帝銳意事功欲驟用文學材智之士故特置守官

用以處資淺之人耳一時奮志勵職立事興功無有隳

墮廢弛之態寧非試守之法莫善於漢歟夫行者如太

僕賀典敬容平陽侯曹窋皆行御史大夫都尉王尊宗

正劉德皆行京兆尹大中大夫劉歆則行太常少府樂

成則行大鴻臚此行職之例也

已下並漢百官表下

然御史可行

也九卿可行也若張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表不求

副丞相而有覬覦代位之心觀其以見知之罪致莊青

翟其用意可見爾

本傳

杜佑謂漢御史大夫其心冀幸

丞相物故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

通典漢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

冀幸丞相物故或乃陰私相毀欲代之注見史記又曰

鄭弘為大夫守之數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滿歲而丞相代即其知之矣此行丞相之失也夫假者燕倉為假田

使者趙充國為假司馬

本傳趙充國為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杜勳以軍侯

為假丞

陳湯傳

此假職之例也然使者可假也司馬可

假也丞皆可假也若曹參為假左丞相以屯關中本傳徒

以古人論道經邦之任而用借為將者之威重輕相職

而重戰功豈古人之意邪故班固官表載漢初丞相特

錄蕭何而曹參則削之其知之矣

按漢百官表下漢初丞相但言蕭相國不

言曹參又按通典渭漢二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漢表持言一丞相疑誤緣漢初丞相以征伐而借名未嘗居位如韓信以左丞相擊魏樊噲以定韓王信而遷左丞相酈商以破臧荼遷右丞相

則非特曹參而止漢表獨載蕭何餘則不載正此意也通典因參之名而疑漢表之誤非也

此假丞

相之失也嗟夫丞相大臣也朝廷百執之望也今御史行之以奪其權為將假之以竊其名而以漢人行假之法果善乎唐制以職事高者為守以職事卑者為行未為正命者為試行守之法君子未暇論之今觀其試法未嘗不嘆其非也自則天舉人不問賢否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於此當時授遺補者六十一人授侍御著作各二十四人授校書衛佐者二十二

人噫何濫耶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此唐人之謠所

以譏試官之失也

通典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

於此也注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階官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后務收物情十道使舉人并州縣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所等二十四人並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並授衛佐校書郎御史等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國朝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既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改官制之後遂立行試守之法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

守下二等為試品同則否

元豐四年詔自今職事官寄祿高一品者為行下一品者

為守下二品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如舊光祿大夫視左右丞正議大

夫視六曹侍郎通議大夫視給事太中大夫視諫議今之六曹侍郎自光祿大夫除是高一品以行書之自通議大夫除是下一品以守書之自太中大夫除是下二品以試書之若除以正議大夫則品同不書矣元祐以來復置權尚書權侍郎權尚書依守侍郎而權侍郎則以未歷給舍及待制以上者加之所以待資淺之官元祐置權尚書俸賜依守侍郎班序在正尚書之下崇寧罷紹興八年復置權尚書元祐置權侍郎未歷給事中中

書舍人及待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
比諫議大夫崇寧罷建炎四年置

此行守試權之法

至是始備矣然階尊官卑曰行可也階卑官尊曰守可也官與階等不用可也此三者足以該之矣而自守之下復加以試贅爾此蔣之奇謂通議以下除侍郎不必

云試者非以試為贅耶

紹聖四年蔣之奇言且如正議大夫視六曹侍郎光祿大夫視

左右丞通議大夫視給事中今六曹侍郎自正議大夫除則官與階等不守不行可也自光祿大夫已上除則階尊官卑謂之可行也自通議大夫以下除則階卑官尊謂之守可也何必云試哉自試之下復加以權煩爾此翟思謂尚書侍郎不宜去行守試而加

權者非以權為煩耶

紹聖四年翟思言神宗官制元祐浸以變亂如尚書侍郎宜去行守

試而加權者學士待制校理有兼尚書侍郎者詔有司釐正

雖然此特官名之紛紛

耳今日四者並用未易輕變也惟選官以法任官以人循漢人之試守懲漢人之行假則亦成周之六典矣不然漢用試法而法舉唐立試官而官濫豈非推而行之存乎人乎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八